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曾永義主編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第十一編 第 15 冊

近代文學與學術史觀（下）

左鵬軍 著



古典文數研究輯刊

十一編

曾永義主編

第15冊

近代文學與學術史觀(下)

左鵬軍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近代文學與學術史觀（下）／左鵬軍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104〕

目 2+156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一編；第15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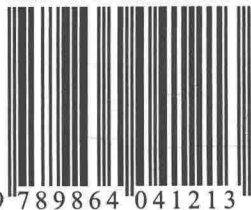
ISBN 978-986-404-121-3（精裝）

1. 中國文學史 2. 近代文學 3. 文學評論

820.8

103027548

ISBN-978-986-404-121-3



9 789864 041213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一編 第十五冊

ISBN：978-986-404-121-3

近代文學與學術史觀（下）

作 者 左鵬軍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年3月

定 價 十一編 29冊（精裝）台幣 5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近代文學與學術史觀（下）

左鵬軍 著



目 次

上 冊

管林教授序

上輯 觀念與方法	1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學術史熱」的人文學意義	3
文學史的負值研究	15
文學史的「張力」觀	21
中國近代文學學科建設的若干思考	31
中國近代文學教材建設的幾個問題	41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中的一種普遍性缺失	53
近代文學研究中的新文學立場及其影響之省思	79
近代文學的自覺和奠基——阿英的近代文學研究 及其學術史意義	111
錢鍾書的黃遵憲論及其方法論意義	139

中 冊

中輯 文學與文體	161
龔自珍「尊情」三層面說	163
江湜詩歌與道咸詩風	179

在文學與政治之間：維新派文學家的兩難	211
康有為的詩題、詩序和詩註	225
梁啟超小說戲曲中的粵語現象及其文體意義	241
丘逢甲的臺灣情結與廣東認同	263
論詩絕句的集成與絕唱——陳融《讀嶺南人詩絕句》的批評史和文體史意義	289
詹安泰的詩學觀念與創作趣味	313
黃詠雱詩中的興亡感慨與家國情懷	335
先生詩史亦心史——詩人陳寅恪和他的時代	349
唾壺敲碎獨悲歌——陳寅恪先生的幾首生日詩	363

下 冊

下輯 考證與商榷	371
新見近代文學家集外詩文考略	373
闡釋的偏差及其思考——《戒浮文巧言論》的評價問題	385
對《晚清小說質言》的質言——與劉路商榷	397
「經世文派」質疑——與鄭方澤先生商榷	407
《清詩紀事》九家詩補正	421
《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匡補	431
《中國近代小說編年》所錄傳奇劇本匡補	459
《晚清小說目錄》補正	469
《近代上海戲曲繫年初編》商補	485
《中國近代傳奇雜劇經眼錄》校補	493
學術著作是怎樣寫成的？——《清代戲曲發展史》第三章剽竊真相	503
後 記	521

下 輯
考證與商榷

新見近代文學家集外詩文考略

筆者於近期獲見近代文學家黃遵憲、梁啟超、鄭孝胥、丁日昌集外詩文若干，這些詩文不僅上述四人作品集中不收，而且年譜傳記、著述目錄等著作中也不載，亦未見其他研究者提及，當係近代文學史料的新發現。為便於同道深入研究，現將這些材料公之於眾，並盡目下之所能，對有關情況略作考證說明。或有未當之處，高明教正是幸。

一、黃遵憲集外佚詩二首

前不久，香港鄧又同先生繼數次向廣州博物館捐贈文物之後，又一次將一批文物捐獻給廣州博物館。筆者前往參觀，有幸親見這批具有極高史料價值的文物，黃遵憲七律二首就在其中。現將這兩首詩抄錄如下（標點為筆者所加，第二首第五、六、八句後括號內文字為作者原註）。

樵丈尚書六十有一賦詩敬祝

入丁出丙壽星祥，四國傳誇天上張。
冠冕南州想風度，樞機北斗在文昌。
金城引馬迎朝爽，銀漢歸槎照夜光。
揮塵雄譚磨劍氣，獨因憂國鬢蒼蒼。

以詩壽樵丈尚書蒙賜詩和答依韻賦呈

往迹雲泥偶一論，喜公氣海得常溫。
北山王事賢勞甚，南斗京華物望尊。
橫榻冰廳爭問禮，（公不由進士而兼署禮部侍郎，實異數也）

鳴珂紫禁獨承恩。(吾粵先輩賜朝馬者無幾，即莊滋圃、駱文忠兩協揆亦未拜此賜)

玉缸酒暖朝回會，願聽春婆說夢痕。(賜詩有海國春婆之語)

鄧又同先生所獻此批文物皆是其祖父鄧華熙留下，且多與其祖父生平交往相關。鄧華熙（1826～1916），字小赤，又作筱赤，又字小石，室名納楹書屋。廣東順德人。咸豐元年辛亥（1851）舉人，歷任雲南按察使、湖北布政使、安徽巡撫、山西巡撫、貴州巡撫等。卒諡和簡。鄧華熙為晚清重臣，與晚清名臣名士多有交往，張蔭桓、黃遵憲與之同為廣東同鄉，彼此關係密切乃自然之事。因此這兩張詩箋之真實性當可靠無疑。只是黃遵憲送張蔭桓的這兩幅詩箋如何到得鄧華熙手上等細節，已難以查考矣，不無遺憾。鄧又同為這兩首詩所作說明文字曰：「愛國詩人黃公度詩稿墨寶世愚姪鄧又同拜題」。由此可見鄧家與黃家為世交，關係非比尋常。

這兩首七律均以正楷書寫於刻印有雙龍圖和雙鈎「壽命昌永」四字之淺黃色紙箋上，兩張紙箋樣式完全相同，每張箋書詩一首，每首詩後各署「遵憲呈稿」四字，四字之下亦分別鈐有「黃公度」篆書陽文印章。從以上情況看，這兩首詩當係黃遵憲親筆無疑。而且，從所用紙箋、書法筆迹、所鈐印信等方面情形來看，將這兩首七律抄寫於這兩張紙箋之上當係同時所為。

這兩首七律詩，黃遵憲自行編定之詩集《入境廬詩草》十一卷（清宣統三年日本初刊本，民國二十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再版本）中未收，北京大學中文系近代詩研究小組所編《入境廬集外詩輯》（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亦不載，後人搜集整理的黃遵憲文抄、詩文集，如錢仲聯《入境廬詩草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鄭海麟、張偉強編校《黃遵憲文集》（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均未收錄，亦未見有關黃遵憲研究的其他論著、論文等提及。可以斷定，這兩首詩，是新發現的黃遵憲集外佚詩。這兩首七律的發現，為黃遵憲研究提供了一份有價值的新材料。而且，此前所見黃遵憲墨迹，多為行草書，其端端正正的楷書作品相當少見，黃遵憲之印章尚屬首次見到，此二者亦為這兩幀詩箋之值得珍視之處。

茲對這兩首詩的其他情況，再作考訂介紹如下：從標題、內容、作者自注等方面來判斷，這兩首七律確係呈送張蔭桓之作。張蔭桓（1837～1900），字樵野，廣東南海人，生於清道光十七年丁酉正月初四日，即公元1837年2

月 8 日。從第一首詩的標題推斷，此篇賀壽之作作於張蔭桓六十一歲生辰之時，時間當為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即公元 1897 年 2 月 5 日，或者此前之一二日。於張蔭桓六十一歲生辰，翁同龢在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1897 年 2 月 5 日）日記中記曰：「張樵野生日，往祝未入。送席一桌（四兩），酒一壇（二兩）。」（註 1）黃遵憲將第一首詩呈上張蔭桓不久，張蔭桓亦以詩作答，於是黃遵憲又作了第二首，再次呈上。此時黃遵憲五十歲，方受朝廷之命出使德國，而德方不願接受，正在京城等待朝命，不久即出都赴湖南就長寶鹽法道任矣。此時張蔭桓亦在京城，後不久即受命出使英、美、法、德、俄諸國。

黃遵憲與張蔭桓私交較厚，來往頗多。《人境廬詩草》及《人境廬集外詩輯》中，存有黃遵憲與張蔭桓唱和之作多篇。尤可注意者，在《人境廬詩草》卷六的《歲暮懷人詩》中，亦有一首懷念張蔭桓之作，詩云：「釋之廷尉由參乘，博望封侯自使槎。官職詩名看雙好，紛紛冠蓋遜清華」。黃遵憲一般稱張蔭桓為「樵野丈」，在此次新發現的這兩首七律中，則稱之為「樵丈」，愈見親切。

筆者嘗遍檢張蔭桓詩集：清光緒丁酉（光緒二十三年，1897）初冬京都刊本《鐵畫樓詩鈔》五卷，光緒二十八年（1902）觀復齋校刊本《鐵畫樓詩續鈔》二卷，希冀一覽張蔭桓六十一歲生日時酬答黃遵憲之詩，以便進一步查考有關情況，惜未獲見。由此可知，正如黃遵憲這兩首詩未編入《人境廬詩草》一樣，張蔭桓同時和答之作亦未收於其詩集之中。未知此詩尚存於世間否？雖則如此，檢閱張蔭桓詩集，也並非完全一無所獲。筆者見到《鐵畫樓詩鈔》卷二有《直東早甚吾粵乃苦霖霖感事簡黃公度》一首，卷五有《次韻公度感懷》一首，由此可見張黃二人之詩歌交往。張蔭桓這兩首詩更堪與黃遵憲《人境廬集外詩輯》收錄之《張樵野廉訪以直北苦旱嶺南乃潦詩見示次韻和之》、《人境廬詩草》卷八《感懷呈樵野尚書丈即用話別圖靈字韻》諸詩對讀。比照之下，二人當時以詩唱酬之情景宛在目前。

此次新發現的這兩首黃遵憲集外佚詩，不僅為黃遵憲研究提供了新資料，殊為可貴，也為考察黃遵憲與張蔭桓之關係、特別是二人晚年的交往，提供了新依據，極為難得。

〔註 1〕 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北京：中華書局 1998 年版，第 2972 頁。

二、梁啓超集外佚文一篇

高葆勳著《動忍廬詩存》，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1932年5月）由位於廣州廣大路的後覺學校出版發行，鉛印線裝一冊。此書版權頁方框內「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八字處，鈐有朱紅篆字陽文印章「動忍廬」一枚，據此判斷，此書當係作者自印本。是書扉頁有易順鼎於「甲寅五月」（1914年6月）所題「動忍廬」三字。卷首依次有林紓、梁啓超、詹憲慈序文各一篇，之後是作者自序一篇。其中梁啓超所作序文尤其值得注意。查閱至目前為止收錄梁啓超著作最爲齊全的《飲冰室合集》（林志鈞編，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未見收錄此文。覆查檢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李國俊編《梁啓超著述繫年》（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吳天任編著《民國梁任公先生啓超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各書不僅均不載此文，且皆未提及梁啓超嘗撰此文之事。其中吳天任編著的《民國梁任公先生啓超年譜》最爲晚出，是目前所見篇幅最大、搜集資料最爲齊全的記載梁啓超生平行止、著述交遊的著作。

由以上情況可知，梁啓超爲高葆勳《動忍廬詩存》所作序文向爲研究者所不知，是新發現的一篇梁啓超集外佚文。現將此文錄出，以公諸同好（標點爲筆者所加）。

梁任公序

古之詩，不出乎六義也。漢以來之樂府歌謠，唐以來之感遇遺興，猶有六義之遺風。後世詩集，強半爲文酒酬和、揄揚贈序之作，翻閱集中，一種世俗鄙俚之習，敷陳粉飾之詞，滿目煙蕪，真義銷亡，至此已極。嗚呼！詩之不見重於世，匪一朝一夕之故，而積習有以誤之已。向者啓超由滬來京，得讀濟南高君動忍廬詩一過，其間雖不乏紀遊紀事，而大段尚不出乎六義之外。文酒酬和、揄揚贈序諸什，反覺寥寥可數。若高君殆知詩之道者歟！古人之詩，往往有詩無題；今人之詩，往往有題無詩。青蓮之所以爲詩仙者，在能超然塵埃之表；浣花之所以爲詩聖者，在能蟬脫世垢之辭。希臘詩人尼采曰：「吾愛以血書者。」蓋足以見真性情真境界也。高君之詩，其性情境界見諸辭表，矯然有絕俗之志，近世詩集所僅見焉。

中華民國十年二月，新會梁啓超識於燕京。

由文中可知，梁啟超這篇序文 1921 年 2 月撰於北京。當時正是梁啟超遊歷歐洲歸國後一年多，居住於天津，經常往來於津、京之間，主要從事講學、著述活動，也還關心現實政治狀況並為之盡力奔波。這是梁啟超從一個熱心宣傳政治改革、倡導啟蒙思想、主張愛國保種的政治活動家向一個潛心學術研究和著述、培養文史專門人才的學問家、教育家轉變的重要時期，這也是梁啟超一生中最重要的、最深刻、最有文化史意味的一次生活道路、生存方式的轉折。這一變化不僅對梁啟超本人影響特別重大，對當時中國政治局勢、文化變遷也具有重要的影響。

梁啟超在序文中，對高葆勳之詩給予了高度評價，尤其是針對當時「詩之不見重於世」、「往往有題而無詩」的不良狀況，肯定了高葆勳詩作不同流俗的品格和特有的面貌。這些評論當係梁啟超閱讀動忍廬詩的真實感受，非一般客套敷衍之作可比。文中表現出來的詩歌理論觀念，可以與梁啟超的論詩之作如《飲冰室詩話》（1902～1907 年）、《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情聖杜甫》、《美術與生活》、《屈原研究》（均 1922 年）等相參觀，有助於更全面、更完整地認識梁啟超的詩歌主張乃至他全部的文學理論思想。而「希臘詩人尼采」云云，顯係梁啟超一時筆誤，誤將德國人尼采當成了希臘人。

《動忍廬詩存》的作者高葆勳，生卒年未詳，生平事迹亦知曉不多。筆者目前所知僅有如下情況：高葆勳，字鳴劍，山東濟南人，長於廣州。十六歲奉祖父之命應童子試，獲府學第一名。後赴北京應順天鄉試，並投考京師大學堂，師從桐城大儒吳汝綸受學，為其晚年弟子。曾任粵城中學監督、善慶中學堂監督、高州中學堂監督等職。於光緒二十八年中秋（1902 年 9 月 16 日）赴日本，至橫濱、東京、大阪等地，主要考察教育與政治狀況。1903 年 2 月 9 日（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吳汝綸在桐城家鄉辭世時，高葆勳正在東京，嘗作《哭桐城吳摯甫師汝綸東京》詩哀悼。高葆勳從不以詩人自命，服膺韓愈「餘事作詩人」之說，主要從事教育、政治等活動。除該詩集外，尚著有《治國芻言》等。

從《動忍廬詩存》部分詩篇中，可推知作者出生的大致時間。《甲寅渡歲燕市旅館東林琴南紓索和》有句云：「九衢燈火消今夕，四十頭顱一問天。」甲寅為 1914 年，此時高葆勳年齡在四十左右，詩中取其整數曰「四十」，依此推斷，當生於 1875 年前後。詩集中又有《哭王靜庵二首》，可知此詩係高葆勳得知王國維自沉北京頤和園昆明湖之後所作，時間必在 1927 年 6 月 2 日

即王國維自盡之日以後。詩集中七律《五十初度和顧亭林》首聯云：「衰年冉冉事何成，蓬轉鷗盟了半生。」是為作者五十歲知命之時的感慨。《動忍廬詩存》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1932年5月）在廣州刊行，據版權頁上所鈐朱色陽文篆字印章「動忍廬」三字來判斷，此時作者當尚健在。如果生於1875年左右的推斷與實際情況相距不遠，那麼計算到詩集出版之時，高葆勳已年近花甲。由於資料缺乏，難以推知其卒年的準確時間，估計享年當在六十以上。

梁啟超於1929年1月19日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年僅五十六歲。《動忍廬詩存》1932年5月在廣州出版時，距梁啟超為之作序的時間早已十載有餘，梁啟超也已經故去三年多了。他不及看到高葆勳詩集的出版，也無法看到這篇刊於詩集卷首的序文了。這無論是對梁啟超來說還是對高葆勳來說，都是頗為遺憾的。但是這篇長期以來未能引起學界注意的文章終於被發現並公諸於世，可以說是一件告慰梁、高二位古人的事情。假如有人準備編輯《梁啟超全集》的話，這篇新發現的梁氏集外文章自當輯入。

三、鄭孝胥集外佚詩一首

最近，於一偶然機會，見晚清民國重要政治人物、著名詩人鄭孝胥五律一首，現全文抄錄並略作說明如下。

詩書定何罪，舉世棄如遺。

勃罕存諸子，殷勤得所師。

雞鳴休失旦，豹隱自留皮。

汝倡予能和，長歌不厭悲。

奉贈 國學保存會諸君 戊申三月孝胥

（下鈐印二方：一為陰文篆書「鄭氏孝胥」，一為陽文篆書「蘇戡」）

此係鄭孝胥親筆所書詩幅，長約六十餘公分，寬約二十餘公分。1998年12月22至24日，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在順德召開「黃節先生學術研討會」，會議期間展出黃節遺物，中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所藏《國粹學報彙編》，鄭孝胥此詩幅即附於其間，未有任何說明。從詩幅之折痕判斷，很可能是夾於《國粹學報》之中者。詩後所鈐印章非紅色，而為黑白二色，筆者所見者或非原件，似為影印件。此詩幅之來歷等情況，尚待進一步查考。

光緒三十一年（1905）初，黃節、鄧實、章炳麟、馬敘倫、劉師培、陳

去病、諸宗元、黃賓虹、高吹萬、高旭、馬君武、蔡哲夫、胡樸安、姚光等一批著名人物，有感於國勢日蹙，群小當道，欲尋求拯救國家、振興民族之途徑，遂創立國學保存會於上海。《國粹學報》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1905年2月23日）創刊於上海，以「發明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宣傳反清思想，闡發學術傳統，鄧實主編，章炳麟、劉師培、陳去病、黃節等都是主要撰稿者。由作者詩後所云「奉贈」可知，此詩是應國學保存會諸人之邀而作。「戊申」為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鄭孝胥在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初十日（1908年4月10日）日記之末，對此事有記載云：「夜，作《國學保存會》詩一首。」（註2）即當指上引之五律詩。時鄭孝胥在上海。另順帶說明，由這首五律可知，前引日記中之「《國學保存會》」五字加書名號欠妥，當去掉。因如為此詩加標題，當為《奉贈國學保存會諸君》。覆查刊行於民國二十六年（1937）以後之最完善的十三卷本《海藏樓詩》，不見此詩。由此可認定，此首五律為鄭孝胥集外佚詩，是關於海藏樓詩的一個新發現。

此詩一則可見鄭孝胥對「國粹」之態度，二則可見鄭孝胥與國學保存會及《國粹學報》之關係，三則可見鄭孝胥當時文化心態的一個側面。因此，此詩不論是就近代文學史還是就近代文化史而言，均可謂頗有價值，足當重視。

四、丁日昌七律二十首

閱民國年間刊行之西泠印社吳氏聚珍版《碧聲吟館談塵》，偶然發現其中有丁日昌七律《潮州感事詩二十首》，為丁氏詩集《百蘭山館古今體詩》所不收，喜出望外。

許善長（1823～1889以後），字季仁，一字元甫，號玉泉樵子，別署栩園、西湖長，館名碧聲吟館。浙江仁和人。乃晚清著名戲曲家、文學家，著有雜劇、傳奇、詩文多種，合刻為《碧聲吟館叢書》。《碧聲吟館談塵》凡四卷，六十六則，為許善長之筆記文學集。此書內容廣泛，舉凡文史、輿地、名物、名人佚事、醫術藥方無所不包。現將此書中所載丁日昌集外佚詩抄出如下（標點及各詩序號為筆者所加，第二首末句括號內文字為作者原注）。

潮州感事詩二十首

（一）

不信天心付劫灰，西風永夜角聲哀。

（註2）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137頁。

五千里外烽煙接，二百年餘殺運開。
滋蔓不圖成禍水，養癰平日讓通才。
如何文物聲名地，太息塗膏遍草萊。

(二)

曾聽元戎將略無，千杯壯志勵庸夫。
未能一戰師先老，絕少奇兵計已粗。
聚鐵可堪州鑄錯，唱籌今見米成珠。
三年轟破襄陽未，一炮功成萬骨枯。(向帥鑄六萬斤銅炮)

(三)

蔓延吳楚又青徐，總是西南漏網餘。
本仗虎頭能定遠，誰知螳臂竟當車。
連營處處嚴溝壘，募卒頻頻到里閭。
戰剿無能抄掠慣，濫將潮勇漫吹噓。

(四)

焚劫沿途篋笥充，歸來翻作應聲蟲。
盟雞甫歃萑苻血，唳鶴先驚草木風。
難解網開憑聚散，倘因人密藉疏通。
圖成鄭俠流亡苦，多少蒼生類轉蓬。

(五)

星散兵權志不牢，秦風誰肯駕同袍。
倚天處處誇長劍，縮地人人望大刀。
頗說將才多似鯽，翻教群盜起如毛。
牢騷我欲呼天問，閭閻蒼蒼爾許高。

(六)

妖氛飄瞥武寧空，臣職能完共效忠。
血灑郊原秋草碧，魂歸兜率陣雲紅。
當關守禦兵無志，與士存亡鬼亦雄。
辛苦城東方義士，破家收復也無功。

(七)

海濱鄒魯也干戈，遍地豺狼奈若何。

將帥立功今日少，秀才作賊古來多。
漫傳白起曾降趙，難信黃巢竟渡河。
十萬橫磨誰請得，有人洗耳聽饒歌。

(八)

雄關屹屹駐旌旄，未見烽煙便遁逃。
宵濟有聲舟掬指，珠求無厭帥吹毛。
呼庚漫咎軍儲竭，棄甲頻聞將略高。
七十里程三日進，笑君此腹負羊羔。

(九)

進等求魚退守株，議征議撫總躊躇。
民欺官懦多中立，賊恐糧豐阻轉輸。
有令開倉仍米貴，無方剿寇仗天誅。
背城借一尋常事，早晚軍門看獻俘。

(十)

不事芸窗不力田，鬥爭都覺性情偏。
誦詩口上難三百，募勇江東易八千。
偶執干戈聊掩耳，無多金穴漫垂涎。
紛紛義舉誰其義，誰續遺經瘠士篇。

(十一)

爲盜爲兵若轉圜，但逢利藪便開顏。
飛符只覺軍如戲，失律安知令似山。
海鶴不來春黯淡，鱸魚雖去俗冥頑。
蠻方積習由來久，誰挽頽風到闌闌。

(十二)

春盡興師秋又涼，飛鳶難達陣雲忙。
援兵未見傳三豕，逆焰猶聞逼五羊。
不信天將拋海嶠，更何人可掃欃槍。
聖明應爲瘡痍痛，矯矯貔貅出建章。

(十三)

勳業文章事本殊，籌邊難覓闢兵符。